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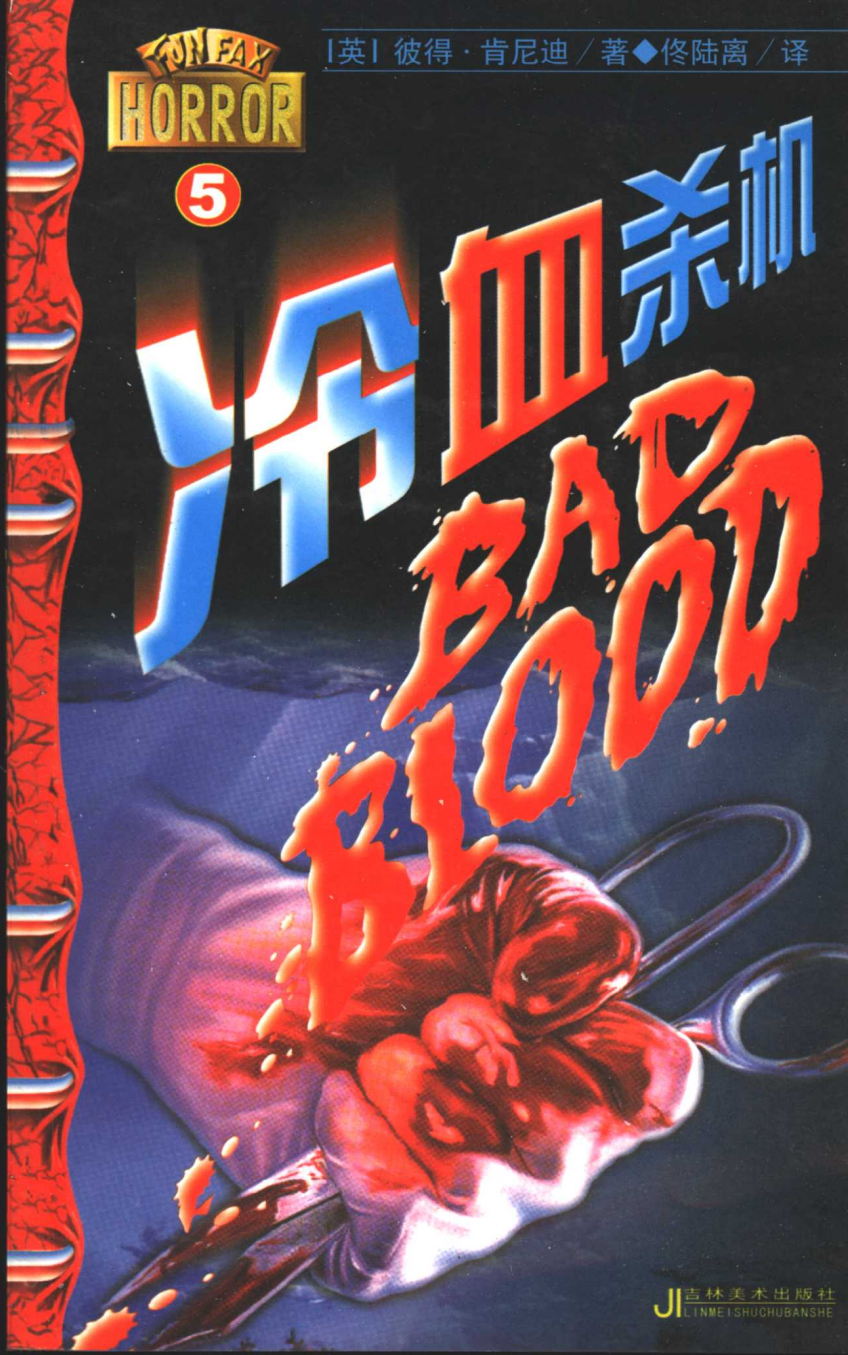
ONE EYE
HORROR

5

[英] 彼得·肯尼迪 / 著 ◆ 佟陆离 / 译

冷血杀机

BAD
BLOOD



吉林美术出版社
JILIN MEI SHU CHU BAN SHE

TON FAY
HORROR

少年魔幻惊险系列

⑤

冷血杀机

[英] 彼得·肯尼迪 / 著

佟陆离 / 译



吉林美术出版社

A Dorling Kindersley Book

A FUNFAX BOOK

Original title: FUNFAX HORROR: BAD BLOOD

Copyright©1996 Henderson Publishing Limited

简体中文版权授予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

图字 07-1999-331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第一章

死亡僵尸

迈克一边打着呵欠一边从地上拾起早上刚送来的邮件。“谁会给我写信呢？”他心想。他打开信封，从里面拽出两张票来。他突然一下子愣住了。

“死亡僵尸！”他大叫一声，使劲儿一挥拳头。“真不敢相信，两张‘死亡僵尸’乐队演唱会的票。真是太不可思议啦！”

“僵尸”乐队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越来越火，也是迈克最喜欢的乐队组合。他又看了看信封里面，没有信也没有字条写明票是谁送的。



“太棒了，实在是太棒了，可是又太奇怪了，是谁送的呢？”他嘀咕着，把信封翻了过来，想看看能不能辨认出笔迹来，可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

“不管是谁，这个人一定非常了解我。他心想，看了看自己收集的那些CD和磁带，‘僵尸’乐队的每张专集他都有，而且他正在攒钱等着买他们的新唱片呢。

“什么时候呢？”他把票拿起来，“9月15日，皇后体育馆。不就是明天吗？这事儿好得都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了！”

他拿起电话，刚准备给他最好的铁哥们儿史蒂夫打，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可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要是告诉史蒂夫我有演唱会票的话，他肯定会马上问我能不能一起去……等一等，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对，更好的。”

他腾地一下从沙发上蹦起来，蹬蹬蹬跑上楼，回到自己房间，从桌子上抓起记事本，挨个儿地查着电话号码，直到找到他想要的。“蕾切尔·阿斯特利，他默默地对自己说着，同时想起了她那头飘逸的金发和甜美可爱的笑容。她和他在一个班，两人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关系一直都不错，可直到最近几个月，他才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她吸引住了，甚至可以说是迷住了。他发觉自己上课时老是不自觉地偷偷看上她几眼，心里想有没有胆量去约她。他知道，要是自己不赶紧这样做的话，别人就会抢先一步，她属于那种人人都愿意约会的女孩儿。

除了因为他天生害羞以外，钱也是个问题；在城里玩儿一晚上可要花费不少，而且他知道蕾切尔的品味还特别高，她穿得很讲究很时髦，还常常戴着光彩夺目的首饰。



他每周六打工挣的那点钱得精打细算地花；还有“僵尸”乐队的新专集要买呢，另外还要和朋友们去游戏房玩儿，不过这两张票可是天赐良机，他绝不能让它跑掉。

他拨了号码，然后等着。铃响了几声，有人接了，从声音来判断，他觉得应该是蕾切尔的母亲。

“你好，我叫迈克·坎贝尔，我可以和蕾切尔说话吗？”

“是找你的，蕾切尔，他说他叫迈克。”他听她妈妈在说。

“哦。”他听见蕾切尔那有些吃惊的声音，心里忽然想自己是不是犯了个错误。

“喂？”她的声音有些犹豫。

迈克深吸了口气，“蕾切尔，我弄到了两张明天晚上‘僵尸’乐队演唱会的门票，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儿去。”他能说的只有这些了，因为他的喉咙发干，舌头也不好使。他在等着她的回答，像是犯人在等候宣判一样。

“我当然愿意啦！”蕾切尔兴奋地喊道，这真有些出乎迈克的意料，“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实在太酷了！”

迈克顿时感觉自己的脸都涨红了，多亏这时没人看见他。“到时候我会把我爸爸的车借来，好去接你，明天晚上7点半，怎么样？”

“好吧，就这么定了，明晚儿见。”



迈克如释重负地放下话筒，长出了一口气。

“噢！”他大叫一声，一蹦老高，拳头砸在了天花板



上,紧接着“扑通”一声跌倒在床上。“‘死亡僵尸’我们来了!”

“楼上怎么回事儿?”他听见他妈妈大声喊道。

他没吱声儿,拿起电话,拨了史蒂夫的号码。

“史蒂夫,你说什么也猜不到——”

“你买彩票中奖了?”史蒂夫没等他说完,抢先插嘴道。

“不对。”

“你赚了一笔外快,而且是一大笔?”

“也不是,告诉你吧,我明天晚上要带蕾切尔去看‘死亡僵尸’的演唱会。”

话筒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口哨,“好小子,你可真够走运的,等我把这事儿告诉那帮家伙们吧他们非嫉妒地眼睛都绿了不可。对了,你怎么能买得起门票呢?那可要 25 镑一张哪!”

“票是今天邮来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管它呢,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邮递员弄错了,但信封上的确写着我的名字。”

“我真希望是寄给我的,”史蒂夫嘟囔着,“不管怎样,这都是个好消息,不过我不能再和你聊了,我还有篇作业明天要交呢,你自己好好享受吧。”他说,很显然是想结束谈话了。

“这你不用担心,我肯定会有的。”迈克说完,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上午 9 点钟时,迈克才想起来他还没问他爸爸今晚借车的事呢。几个星期前他刚刚通过考试,拿

到了驾照。他心里觉得这件事有点儿悬，爸爸不大可能把他的宝马车借给一个毛头小伙子。

“爸爸。”

坎贝尔先生正在看报纸，他慢慢地抬起头来，迈克立刻有种感觉，爸爸肯定会让他付出点代价，而且代价还不小呢。

“好吧，你想要什么？”坎贝尔先生以前就听过这种腔调，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我今晚能借你的车用一下吗？这件事真的很重要。”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借车，心里暗暗祷告，但愿他爸爸能答应。

“你刚拿到驾照没几天就想借车，是不是有点儿太快了？好吧，我可以借给你，但有个条件，你得先干点活儿，把车擦得里外都放光，否则就免谈。”爸爸用威胁的口吻说道，不大情愿地把钥匙放在了桌子上。

“干就干，反正开一辆闪亮的宝马去接蕾切尔，也有助于我的形象。”迈克一边想，一边从壁橱里拿出清洁剂和一大块海绵来。



到了晚上6点半，迈克本人和那辆宝马一样光鲜明亮，他擦了一上午车，还上了蜡。刚才最后那半个小时他洗了个澡，此刻他正站在镜子前，最后一遍整理他最宝贵的财产——那头乌黑的头发，他仔细地延着各个方向梳着，直到一丝不乱为止。

“绝了！”他咧嘴笑了，最后又喷了一遍他妹妹的发胶，好让头型定住。





“走喽!”他把车开到路上,一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还没忘了摸一下头发,脚踩油门,出发了。

10分钟后,他来到了蕾切尔家门前,靠路边停了下来。这时前门开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手指不安地敲打着方向盘。只见蕾切尔关上门,朝车这边走过来,刚刚洗过的长发在傍风的微风中轻轻拂动。

“哇!请上车,公主。”迈克说,探身打开车门,他决定先来点儿小幽默,以帮助打开僵局。

蕾切尔小心地坐下来,抚平了连衣裙,微笑着说,“你还等什么呢?咱们走吧。”

“遵命,殿下。”迈克如同听了圣旨一般,松开离合器,车子猛地一加速,两人身子同时跌到柔软的真皮座位里。

到举行演唱会的皇后体育馆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迈克决定认真地享受每一分钟。蕾切尔打开她的皮包,从里面掏出一盘“僵尸”乐队的磁带,放进录音机里。

“多美的音乐啊!”迈克说,稍稍放慢了些速度,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的乘客身上。

迈克拐上一条小路,他知道走这条路进城更快一些。前面隐隐约约能看见有一座桥。迈克减慢了速度,因为路越来越窄,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30英里。

“桥上有个人。”蕾切尔随口说了一句。

他们现在离桥更近了,迈克抬起手,遮住眼睛,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可能是附近的居民晚上出来散步吧。”

“他好像没在走，而是站那儿看着什么。”蕾切尔说，同时有一丝不安掠过心头，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随着离桥越来越近，她脖子后面的汗毛莫名奇妙地竖了起来。

迈克有种很强烈的冲动促使他又抬头看了看，因为他注意到蕾切尔说话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可由于路很窄，他们又快到桥柱子了，所以他不得不集中精力，看着眼前的路。

“他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蕾切尔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个人的轮廓。“真奇怪，”她接着说，一边瞪大了眼睛想再看仔细些。那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团衣服，或是一个包，但她不大肯定，“他把它举了起来，举过了头顶。”

此刻他们离那座桥只有几码远了，蕾切尔终于看清那人手里拿的是什了，她的恐惧被证明是对的，她吓得尖叫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噢，不！他要朝我们扔过来了！我们完了！”

第二章

上吊的人

迈克惊恐地看着桥上那个人把石头朝他俩的方向扔了过来。一切都好像是慢动作一样，一块大石头“呼”地一声砸在了车前盖上，然后弹了起来，朝着挡风玻璃过来了。迈克完全是出于本能地做出反应，他使出浑身的力气踩了一脚刹车，轮胎发出一声尖叫，车子原地转了半圈，迈克两手紧紧地抓住方向盘，汽车颤抖着停了下来。他坐在那儿，惊魂未定，一动也不动，心里一个劲儿地感谢上帝，自己居然还活着。那块石头碰在玻璃上，撞出了裂缝，但还没全碎。



他俯过身来看着蕾切尔，只见她用两手捂住脸。“你没事儿吧？”迈克问道，一边伸手把她搂住，她点了点头，没说话。

迈克突然怒从心头起，他跳下车，往桥上望去，正好看见一个人影消失在逐渐浓密的暮蔼当中。出于愤怒的驱使。他几步跃上堤岸，飞快地朝那个人影追了过去。他往左拐了个弯，看见那人就在前方，他紧赶两步，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那人现在离他不到 30 码远，跑着跑着，他突然往旁边一拐，冲进了茂密的灌木丛。转眼间，迈克也赶到了，他刚想往下追，猛地又停住了。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他本以为能听到那人穿过灌木丛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可是却一点儿声音也没有，除了一只猫头鹰偶尔叫上几声。

“我在干嘛？”迈克问自己，心还在呼呼直跳，“就算我抓住他，他手里要是刀，那可怎么办？再说他可能是个吸毒者，或是个变态狂，专门喜欢攻击别人。”

他又仔细听了听，只听见树枝在风中轻轻摇摆发生的沙沙声。突然，他好像听见一声很低很重的喘气声，“他在里面呢，正在等着我进去。”

刚才促使他追上来的那股冲动如今已经消退了，他忽然害怕起来，转身往汽车的方向跑，边跑边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追。

他看见蕾切尔正在打量车前盖上的那个大坑。

“挡风玻璃裂了，但还没全碎。”她说。

迈克呆呆地看着这辆宝马车，“完了，爸爸要是看见他的车给弄成了这个样子，非气疯了不可，这要花很多钱来修呢。”

“你担心的就只有这个吗？”蕾切尔问道，声音里明



显带有几分不悦。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迈克急忙道歉，意识到自己光顾着汽车，忘了身旁的女伴儿了。

他一只手搂住蕾切尔的腰，另一只手将她前额垂落下来的一绺头发轻轻拂开。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轻声问道，声音尽量显得体贴温柔一些。

“膝盖有点儿发抖，”蕾切尔回答说。她很高兴迈克终于注意她了，“谢天谢地，咱们俩都没受伤。那块石头要是直接砸在挡风玻璃上的话，那咱们早就没命了。谁会干这种事呢？太可怕了。”

“也许是这附近的小流氓想来寻开心，上个星期就出过一次这样的事，有个笨蛋往铁轨上放了一块枕木，结果使一列火车脱轨了，就在离这儿几英里的地方。”

“真够奇怪的，”蕾切尔边说边往周围看了看，“这附近没有房子，咱们现在是在荒郊野外，怎么会有人在这一带出没呢？”

“我要是抓住他，非给他点儿厉害瞧瞧不可，哼！”迈克说，希望能以此打动蕾切尔，他可没告诉他自己突然觉得害怕，不敢再往下追了。

“你真够勇敢的，”蕾切尔有点儿上当了，“你要是抓住他会怎么办？”

迈克没吱声儿，尽量不去想那种可能性。他从地上拾起那块石头，刚想把它扔到路旁的沟里，忽然看见上面好像划着什么，他把它放在车灯前一照，顿时眼睛就瞪大了，只见上面刻着一个字，“死”。

“你能相信吗？”他给蕾切尔看了一下。

“快把它仍了，”她说，“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这地方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迈克看了看表，“你还想去吗？要是抓紧点儿的话还来得及。”

“当然想去了，”她微笑着说，捏了他的手一下，“咱们试着把刚才的事忘了，尽情享受剩下的时间吧。”

15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体育馆门前，把车停好，然后加入了排队准备入场的人群。

体育馆大门口人头攒动，气氛很热烈，人们一个个都很激动，心里充满了期待。

迈克极力想把刚才的事忘了，可它却总往他脑袋里钻，要是那块石头砸穿了挡风玻璃该怎么办？除此之外他还担心他爸爸看到他的车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请出示你们的票。”把门的人说。

迈克把票从口袋里掏出来，递了过去。

他看着那个收票员把两张票放在紫外线灯光照了照，然后转身冲他身后的一个同事指了指票，又转过来对迈克说：

“这两张票是假的，你们是从哪儿弄到的？”

迈克刚想说是被人匿名邮来的，但转念一想那有些太愚蠢了。

“我是从街上一个男的手里买来的。”

“噢，对不起，我不能让你俩进去，”他把票递还给迈克，去问下一名顾客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太糟糕了！”他停顿了一下，“现在咱们干点儿什么呢？”他问蕾切尔，“你想再去别的地方呆一会儿吗？”

“咱们还是回家吧，”她失望地说，“太扫兴了，我真的好想看这支乐队演出。”

“太糟糕了，”迈克一边想一边发动车子往回走。沿着公路开了一英里，他准备向右拐。





“你不是还想走来时那条路吧？”蕾切尔发现了他的意图，紧张地问道。

“走这条路的话可以快 20 分钟。咱们还会遭人暗算吗？不会的，闪电不会两次击打同一个地方的。”

蕾切尔有些生气，但没说话。她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见远处那座桥了。

迈克刚才虚张声势了一番，让蕾切尔觉得自己颇有几分男子汉气概。可随着离桥越来越近，他心里也越来越没底。忽然，他觉得好像又看见有个人站在桥上。惊恐之余，他猛地一踩油门，汽车飞快地向前冲去。到了桥下的时候，他把眼一闭，本能地一弯腰，像是等着什么东西从挡风玻璃里飞进来。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往后视镜里瞥了一眼，这才发现他以为是个人影的其实只是月光照在一根桥栏杆上产生的幻觉，他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

“你确实挺勇敢的，嗯？”蕾切尔话里有话地说道，眼睛紧盯着正前方，她看出来迈克刚才只是故意在她面前逞英雄。

迈克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没吱声儿。

10 分钟后他们停在了迈克家门前，“你愿不愿意进来坐一会儿，喝杯咖啡，然后我再送你回家？我家现在没人。”

蕾切尔转过头来刚准备答应他，可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了什么东西，她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个东西，脸扭曲得都变形了，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迈克急忙转过身去，只见他卧室的灯亮着，窗帘四敞大开。

他也看见了，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他卧室的灯线上吊着一个人，在那儿慢慢悠悠地荡来荡去。



第三章

捣蛋鬼

迈克想说话，可是怎么也张不开嘴。他下了车，跑到门口，用力敲着门，敲了半天才想起来原来家里没人。他赶忙从口袋里找出钥匙，费了半天劲儿才把门打开，他的手哆里哆嗦地有些不大好使。进了门，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二楼，准备进自己的房间。

就在这时，他听见“啪哒”一声，卧室里的灯灭了。

“屋子里还有人。”他心想。一股寒气顺着脊梁骨往下走，他一下想到了刚才在桥上冲他们扔石头那个男人，会不会是他来到了他家，此刻正躲在漆黑的房间里